



炊烟是游子温暖的记忆，浪漫、温馨且又轻盈。

无论是旭日初升的早晨，还是落霞满天的傍晚，炊烟总是袅娜成一帧图画，定格为绝妙风景。多少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炊烟的梦里。

打开尘封的岁月，也就打开了贮存乡愁对于游子的记忆。每日里，当炊烟从老家的屋顶升起，生活也就从炊烟婀娜的舞姿中沸腾。有时，她会同早春的晨雾，飘逸成村中那一抹迷人的轻盈；有时，她携手乡村的柔情，温馨成山间那一幅妙曼的写意。

雨晴晨昏，岁岁年年，炊烟始终保持传统的姿势，坚守不变的追求，不只轻扬于土屋瓦舍，存活于唐诗宋词，更是我们保卫乡愁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炊烟弥散着乡村朴实的味道，输送

## 炊烟

着醇酽的母爱，传达的不仅仅是对于父母、对于亲人和朋友的感恩和铭记，更是对予家、对于乡村、对于大地的依赖和眷恋。

炊烟是乡村的标识，炊烟是乡村的名片。她不是酒，却有酒的醇香；她不是茶，却赛过茶的意韵。

父亲说，炊烟是大地对蓝天的诱惑。云一般的舒展，水一样的轻柔，她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生活的快乐，也是诗意的享受和浪漫的追寻。

母亲说，炊烟是庄稼人最最平常的期待，只要有家的地方就有温暖的气息。春夏秋冬，生动的不仅是乡村平淡淡的生活，更是锅碗瓢盆演绎的真谛。

炊烟，是记忆的长绳，一头系在乡村、一头挽住游子，不论你走多远，也走不出炊烟那份暖暖的情意。

## 老井

命的源泉，更是净化心灵的良方。一担一担的井水，既能洗涤肮脏、清除污秽，也能把李家的嘴洗成张家的理长，把生活的磕磕碰碰疙疙瘩瘩磨成一村的和和睦睦欢欢喜喜。

老井的水，望一眼就魂牵梦萦；老井的水，尝一口就甜透心窝。清晨的老井，挑走的是一担担朝霞和喜悦；傍晚的老井，荡漾的是一片片祥和与安宁。

在我刚接触文学的时候，就是村中的这口老井，给予我许多的情思和遐想。面对斑驳的老井，面对老井周围的花瓣，在清新的三月，呈现于阳春的季节。

泥土的清新不只诱惑眼睛，也诱惑乡村老人和老牛。犁铧耕作太阳，犁铧也耕作月亮，犁铧还耕作农家的诗行。

深深犁痕，记录着乡亲的喜悦；道道犁沟，涌动着春天的波浪。跟在季节的背后，按响乡村的门铃，我们随着犁铧，赶着老牛，把春天种在心上，把希望交给远方。

## 犁铧

每年初春，犁铧被请出农家的后院。山间、地头、田野，犁铧在老牛的拉动下惊醒了大地的冬眠。一丘一丘的田地，一片一片的泥花，全都绽放生命的绚丽，在清新的三月，呈现于阳春的季节。

泥土的清新不只诱惑眼睛，也诱惑乡村老人和老牛的喘息。犁铧耕作太阳，犁铧也耕作月亮，犁铧还耕作农家的诗行。

深深犁痕，记录着乡亲的喜悦；道道犁沟，涌动着春天的波浪。跟在季节的背后，按响乡村的门铃，我们随着犁铧，赶着老牛，把春天种在心上，把希望交给远方。

## 燕子

当大地褪去厚重的寒衣，其实乡村的燕子早已飞临。

春天是燕子衔回的季节，被燕子衔回的春天是一幅涌动着生命气息的瑰丽画卷。

乍暖还寒的时候，是燕子第一个向乡村泄密春天即将到来的讯息。正是因了燕子的缘故，人们才不再迷茫，乡村才不再沉睡，憧憬才开始发芽。

一夜间，沿着燕子飞来的方向，春天就到了。燕过时，春天的脚步就来到了漠中的大地。

当云朵擦亮了蓝天，当日历更换了版面，乡村便从燕子的伴唱中闪亮登场。一时间，乡村握手春风，种子联手季节，锄头昂首蓝天，一场春天的盛大演

## 扁担

从来不知疲倦，一如我的母亲，硬是让生活的重担压弯了青春的岁月。

如今，这些光滑油亮的扁担，像过度疲倦的母亲，静静地守望乡村收获的季节。

扁担是庄稼人最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乡村最简单符号。她挑过乡村的风风雨雨，也挑过农家人的欢欢喜喜。

一根扁担，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总以扁担开篇。

“一”字横样的扁担，取材于竹子或者木头，方便、耐用，且坚实、可靠，就像庄稼人的性格。她从不畏惧酷暑严寒，也从不退缩困苦艰难，再重的担子也压不垮她挺直脊梁，再长的山路也使不倒她坚韧的身姿。她懂得自身的使命和特殊的价值，尽管沉重的负荷苍老了她的容颜，淋漓的汗水浸透了她的时光，但厚实、忠诚的扁

担，依然负重前行，把贫穷挑出家门，把福祉挑进乡村。

乡村的扁担，总与汗水有关，总与农人有关。一根油亮油亮的扁担，透出的不仅是岁月的尘烟和乡村生活的细节，更是一段段、一曲曲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诗篇。

扁担呀扁担，就是这根千年不变的扁担，根扎于乡村，情系于田园，虽然有过沉重、迷惘，但也充满画意和诗情。她一头挑过寒酸的过往和艰辛，一头挑过古代诗人笔下的浪漫和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还一头挑起当今人们的幸福和建设美丽乡村的构想。

回首曾经，我们是否也该感谢扁担，感谢那些像扁担一样为了美好追求和美好未来无私奉献的先辈以及许许多多的人们。

## 马灯

光亮，把黑暗抛向深渊，把丰收请进村里，把平安带回家中？

忽明忽暗，不灭的是心头的信念；时隐时现，执着的是前行的动力。

马灯的光是一团火，她温暖了人心并点燃了希望；马灯的光是一种爱，她传达了鼓舞和输送了力量。

一直以来，我都不曾遇弃马灯，就像不能遗弃曾经为了我们而纷纷消逝的背影。我们可以刷新过时的版面，添加新潮的内容，但不能删除马灯以及像马灯那样的精神，我们只有把马灯的光芒融入今天的潮流，才能让我们越走越宽广，越走越自信，越遇越火红。

马灯永远不会熄灭，她跳动的光芒融入今天的潮流，也将照亮现在，照亮未来。

## 快雪抒情曲

刘建华

雪与北京的快雪一样，带给人们以愉悦与释放，但他的快不在于时间，而在于稀有，几年之中，未见飞雪应是常事，只有到酷寒酷寒的冬日，才不经意间与人们相遇，为四季如春的昆明带来冬的气息。或许，春城悠闲轻缓的生活节奏，为人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暖情蜜意，心灵上的情感凸凹不很分明，所以只需几年一次的快雪足矣。

2002年甫临春城，记忆中有过两次快雪。2002年的那次没有留下太多印象，由于老家之雪并非少见，也以为昆明下雪是常有的事，并不稀罕。当感受到她的弥足珍贵时，那次快雪已离我远去。第二次是较为深刻的一次，那是2007年的2月1日，临近年关，我正在云南大学的斗室习书，忽然，窗外的事物朦胧了我的视线，原来是快雪骤降，细细的雪像鹅绒般点缀了春城的世界，雪虽不大，然而，终于有雪的韵味了。这倏忽的绒雪拉长了思索的视线，我即兴吟道：窗外，一种迷离的飞絮，勾引着我的视线，把我思索的魂灵与古今的旧人新人对接。那是学者的灵魄，借时空的穿越，托寄亘古弥新的哲理于某处，在漫天雪飞的今天，巧架于我的灵霄，那是情人的双眸，厚重的历史无法承载的深意，谁也不愿传说的故乡，那是北方的叠雪大如盖，牵着我与古人诗意的憧憬，与北边姊妹的叨念，故接了西南、东北和中北的距离，告诉我，他们曾在，并正在雪的世界里，与今天我的魂灵，在春城的上空缠绕，她撒出惬意的梨花，与妩媚的柳絮，争胜于角落的昆明。告诉自己，这里有着同样的别处的天空，为心灵的皈依，厚加一个沉甸甸的理由。

故乡莲花的雪，依然是快雪，她既不是北京的快雪，也不是昆明的快雪。她没有北京快雪的如此之早、如此之快，也没有昆明快雪的如此之稀罕、如此之珍贵——因为她更多的是符号象征性的意义。故乡的雪是常见的，每年是必有的，但需要耐心等待，必得在酷冷寒冬降临不可，犹如鲁迅在《故乡》中描写的那样：“于是我又很盼望雪……”因为下雪了才可以去捉鸟雀。

故乡的雪大抵也是如此，须慢慢而又充满希望地等待，快雪必至。小时候，房屋后面就是田地，收割后的稻田平整如镜，快雪总在晚上而至，醒来后，听到父亲喊了一声“下雪了”，必“咕咚”跳将起来，直冲后屋田野，雪一定足有两尺深，一阵闹腾后，滚雪球才是大事。孩子们各自从小拳头般的雪球滚起，这可是能力活儿，谁滚得快滚得

北京的雪去年出奇地来得早，使大家一夜醒来直接挺进冬天。

朦胧中听到对面宿舍喜哥的一声大喊，我开始意识到冷，趁着被窝不想起床。喜哥“哎呀”了一声，我疑心：是不是下雪了？可是，此前怎么没有任何征兆呢？

窗外的雪正起劲地下着，他们“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这是鲁迅先生笔下的朔方的雪。今天，依然如粉，如沙，可却是撒在了屋上，地上，绿叶上，青草地上。蓬勃奋飞的沙雪旋转升腾，纵然是阴天，但却有闪烁的余光。一阵笔走龙蛇后，捆入了绿叶与青草的怀抱，快雪突临，绿叶与青草失却了往日的优雅与镇定。这奇占的雪——雨的精魂，曾经梦寐所及的积雪扬扬直下，就更如粉如沙了，失去了优柔飘逸的美姿，但更具北国精灵的直率与豪迈。

“孩子们垒起雪人了”，博士楼的大人们对着远处的本科生谈论着，露出艳羡的神情，有人终于抑制不住汹涌的情潮，高声朗读道：“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同班的三猫也倚着身子对我说，该是作诗的时候了，并吟道：“品园楼外梨花俏，书生网上论朝朝。一夜快雪抚凸凹，明君盛世何足道？”

博士们终于返璞归真了，笑容犹如快雪般，抚平了大家心灵上过去的凸凹，看着雪仗中女生们凌乱的身形与灿烂的笑容，我相信，他们今后或许还有不同的凸凹，但终将都会被同样的快雪为之抚平。

李炜兄不失时机按下了快门，记录了此刻的快雪、快人、快事与快景，当然，还有我们与之在人生长河中短暂快存的情影。我对他说，留此存照，就是历史中的一个记忆，后人必将会忆着我们，李炜兄对此存疑。希望我的这些文字能印证我的预言。

在我的第二故乡，昆明，也有快雪眷顾的。然而，她却是出奇稀有，稀有得让人们忘却了她，与她相会只有在梦中了。当春城的快雪与这个城市相拥后，失去镇静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的绿叶碧草，而是全城的市民了，突来的快雪大可让人们不去上班，沉浸在这短暂却又无边的美感中。春城的快

会，把家里的老婆、孩子以及老人一并接来了石龙坝。李石匠被说过，收假时，李石匠果然由堂家兄弟赶一架双辕马车把全家人都带来了。马车起早贪黑跑了两个整天才来到了石龙坝，车上载着李石匠的老母亲、老婆、5岁的长子李师傅和两个妹妹。

一家人被安顿在厂旁边村子的民房，隔年又搬进了电站大门附近的干打垒房子里。后来，李师傅在那座用电站资本家留下的房子建成的石龙坝小学上完了小学，在海口中学上完了初中，到昆明电力学校读完了汽机专业，最后被分配到普坪火电厂工作，与他同学时相恋的妻子则去了吕合火电厂。

李家人与百年石龙坝结下的是是一份百年之缘，如今，李师傅的儿子小李仍然还在石龙坝电站上班。李师傅诉说着这些陈年往事，不觉间就流露出与百年石龙坝电站唇齿相依的眷恋，神情中仿佛被牵回了那些遥远的岁月。

要离开时，我们眼睛中能够看到的活着的文物似乎已经会开口说话，一组百年石龙群雕就如此时电站花园里的那一组群雕一样立体鲜活。石龙坝水电站一年间里那一组比百岁老人还要苍老的老发电机依然在轰鸣，水流撞击涡轮累计的发电量难计其数，机组仍在用它了的百年年轮继续向世人证明：于中国的水电史，石龙坝的历史价值已经远远大于它的经济价值，不息的涡轮轰鸣声，对中国水电百年历史是一种讲述，是一种见证，更是一种延绵和继承。

回头再看，曾为滇池的污染而背上骂名的螳螂川，从悠悠悠变清的水体和两岸茁壮的庄稼里，我们可以猜想滇池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环保治理过程。螳螂川借滇池出名还靠滇池水年年充盈着两岸田禾与生灵，年年为滚浪坝浇灌着水流量，为石龙坝发电站的一群发电机送去百年欢歌的激情。

站在百年石龙坝的历史画卷面前，我们感慨万千：百年石龙坝，那一群昆明历史上敢为天下先的先驱们，有意无意间却为中华民族铸造了第一座水电里程碑！

驱车归途，斜阳西下，吸引游人无数的海口彩虹大道正披着金色衣裳在游人们面前妩媚摆酷，华丽的路灯已经调出在夜幕下渲染星空的色彩。

车子经过西山睡美人时，充满现代气息还承载着几代人梦想的春城昆明已经华灯初放，那一条浸染着历史沧桑的白雪风霜，在五百里滇池的神经末端躁动着酣然还喝下一池华夏民族工业苦辣酸的百年石龙，依旧把百年间一个民族的梦想汇入信念的缆线，照亮大好河山、广厦千万，托起中华辉煌又一个百年。

不愿辜负初夏的阳光，我们去探访石龙坝水电站，这是一座建站历史超过百年，到了今天还在运行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水电站。

自滚龙坝拦河闸到石龙坝发电站，两公里长的石渠如石龙锁住了螳螂川的豪迈，卧龙吸虹，为阳光明媚层林叠翠的卧龙山腰镶嵌了一条水蓝色宝石腰带，尽显石龙坝建设者为这一条石渠冠名石龙的胸襟和气概。

在接近一车间的石龙渠边，走过来一位工人模样的老人。打开话匣子，过去又回来，就知道了老人姓李，彝族，虚岁80，在水电站已退休25年。知道我们是专程来水电站参观，老人如主人般热情起来，告诉我们，面前的一车间就是那台德国造发电机组一直工作的地方。

在我们偏远的云南，曾经有一批胆识过人的民族资本家，成功投资建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电站，还成功地运行了100多年，这里就是一座活着的水电博物馆。

昆明本无海，五百里滇池在昆明人心中有了大海的风范，故昆明人将滇池通向大海的唯一通道叫成了海口。滇池海口泄洪大坝的流水永不枯竭，泄入螳螂川后被滚龙坝拦河闸分流，水速湍急奔向蓄势待发的石龙坝发电厂四个车间的四个发电机组，然后才平息了流速通过泄洪道重新归入螳螂川，然后奔向大江大海，永无折返。

诞生在螳螂川口那一座始建于清朝末年、历经了百余年历史变幻的耀龙电灯公司石龙坝发电厂的德国造西门子发电机，生命力伴着百年石龙。百年过去，石龙坝水电站至今依旧顽强运行着，在历史的长河中坚守着使命，初衷不改。

老人在飞来池面前，将飞来池的故事讲给我听。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飞机曾先后四次轰炸石龙坝水电站，但未能伤其皮毛，距一间仅20米的那一枚威力巨大的燃烧弹，入地五米，却没能爆炸，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后人对飞来池的一段笑谈。

老人的父亲早年是玉溪溪山人，自幼跟师学艺，是个好石匠。石龙坝电站二期扩建时，李石匠的好手艺被当年修电站的老主任看中，他被当作民工招来工地参加修水渠。

滚龙坝那地方本来无坝，滚龙的名字取得有大气势。水电人筑一座石坝降住龙首，擒滚龙过石渠跌进机房，中流击水携机组歌舞百年，圆了云岭民族精英们的华夏水电梦。

水渠修好，老主任舍不得李石匠，留下李石匠在电站当了一名发电工。次年又动员李石匠利用春节回老家探亲的机

## 在怒江面前（组诗）

子 空

### 在怒江醒来

如果你不是被叫醒  
而是被惊吓而醒  
说明你已经到了怒江

我知道你已经手忙脚乱  
脚底板上的涌泉穴  
开始沸腾，火苗上升  
怒江点燃了女人们上的油  
远远的女人看见了你  
你看见了思想  
从火焰中喷出香味

你急忙在天空的缝隙中写下：  
从现在起，我是一尾骄傲的鱼  
从现在起，我有了雄鹰的高度？

###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非常想安静下来，安静下来  
逼迫自己想出一句诗来  
可你说不出话来，你不会说话  
在怒江面前，你比一只蚂蚁还小  
你刚出生，听见和听不见  
看见和看不见  
想或者不会想  
你都会害怕，非常地怕  
因为你的出生，不在这里  
除非把蚂蚁泡成酒

### 请诗人带上怒江的水

灰尘绕过了你的影子  
是因为你看见了怒江里的水  
阳光落下来  
是因为看见了怒江里的水  
月亮跑出来  
是因为看见了怒江里的水

雄鹰高高在上，是因为  
嘴里叼着怒江里的水  
哦，我的诗人，请带上  
怒江里的水  
你就可以进山了  
藤蔓缠绕，你的魂还在  
狐狸妖怪，你的魂还在  
乌鸦盘旋，你的魂还在

### 民间方言的弦外之音

如果你的灵魂在树上  
风会带她回来，在石头上  
风会带她回来  
在怒江的水里，风会带她回来  
在别人的口袋里  
风会撕破你的脸皮  
在泥土深处，风会让地安息

当我写下：一片叶子  
遮住了一条江  
就听见老百姓在唱：  
阳光是会转弯的  
莫让灰尘弄瞎了你的眼

### 守住一条江的方式

在盛夏，提了一桶怒江里的水  
放在枕边  
又提了一桶，放在冬天的夜晚

离江最近的姑娘  
做了谁的新娘

有种就做一回怒江男人  
不怕刀山火海  
能踩下一座山。守住一条江

### 梦见

站在远处的我，看见你在燃烧  
立即拨打119，110，120  
（那个年代，一切信息靠邮票）

深夜的火光，热辣辣地翻滚  
烫伤了狗和狗的眼睛  
江里的水扑面而来，扑面而来  
淹没了蚂蚁附近的洞穴  
我的激素。我醒来

我哭了，我不害羞  
在怒江面前，我还是婴儿  
水的态度，就是大地的态度  
无论你站得多高  
你的舌头始终在水里  
这是一条江与另一条江的秘密



## 第十三届

### 主办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163.com